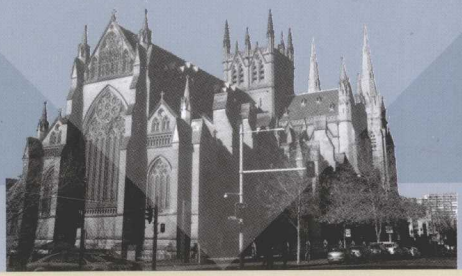
东方·剑桥 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澳大利亚史

斯图亚特·麦金泰尔 著 潘兴明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alia

Stuart Macintyre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东方·剑桥 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alia

澳大利亚史

斯图亚特·麦金泰尔 著 潘兴明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澳大利亚史/(澳)麦金泰尔著;潘兴明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8
(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0799-1

Ⅰ.①澳… Ⅱ.①麦… ②潘… Ⅲ.①澳大利亚-历史 Ⅳ.①K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8472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09-264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alia 3nd(ISBN 978-0-521-73593-3)by Stuart Macintyre, first published by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2015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Unauthoriz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责任编辑:欧阳敏
技术编辑:徐儒静
装帧设计:罗 洪

澳大利亚史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 毫米 1/16
字 数:317 千字
印 张:23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799-1
定 价: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

致　谢

一部简洁明了的历史著作必须建立在雄厚的历史研究基础之上。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可以发现本人对他们研究成果的依赖程度，杰弗里·博尔顿(Geoffrey Bolton)、维里提·伯格曼(Verity Burgmann)、乔伊·达穆西(Joy Damousi)、帕特里夏·格里姆肖(Patricia Grimshaw)、约翰·赫斯特(John Hirst)、吉尔·罗(Jill Roe)、约翰·莫顿(John Morton)、皮特·尼科尔森(Peter Nicholson)、蒂姆·罗斯(Tim Rowse)和帕特里克·沃尔夫(Patrick Wolfe)参与了第一版的准备工作；韦恩·吉尔林(Wayne Geerling)、乔纳森·里奇(Jonathon Ritchie)和吉姆·托尼(Kim Torney)做了研究助理工作；戴安娜·贝尔(Diana Bell)提供了插图方面的帮助；马丁·沃尔什(Martine Walsh)和罗莎·布里扎克(Rosa Brezac)减轻了我的学术负担，墨尔本大学历史系的同事们对我的缺席表现了宽容，澳大利亚学术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为本书的写作出版提供了资助。我还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驻澳大利亚责任编辑菲利帕·麦吉尼斯(Phillipa McGuinness)，他劝服我写这部著作，并帮助我完成此举。珍妮特·麦肯齐(Janet Mackenzie)是我大学阶段学习的启蒙者，对本书作了系统的编辑。

对本书的两次修订中，本人对前面的各章作了修改，基本重写了第

九章。韦恩·吉尔林帮助搜集了更多的资料。艾伦·阿特金森(Alan Atkinson)、皮特·贝尔哈茨(Peter Beilharz)、尼古拉斯·布朗(Nicholas Brown)、安迪·布朗-梅(Andy Brown-May)、迈克尔·克莱恩(Michael Clyne)、格雷姆·戴维森(Graeme Davison)、葆拉·汉尼尔顿(Paula Hanilton)、玛丽莲·雷克(Marilyn Lake)、凯瑟琳·马萨姆(Katherine Massam)、皮特·马西森(Peter Matheson)、肖恩·斯克尔摩(Sean Scalmer)、佐拉·西米奇(Zora Simic)、皮特·斯皮尔里特(Peter Spearritt)和托尼·泰勒(Tony Taylor)提供了建议,本人受益匪浅。而且,这一版还受到许多其他朋友和同事的影响。我还从我教过的学生和指导的研究生那里得到教益;当我准备本书这一版的写作时,曾与哈佛大学的本科生分享我的研究兴趣,这个机会弥足珍贵。

一部为国际读者撰写的国家简史,不仅展现了机会,同时也提出了挑战。本国读者会寻找熟悉的地标,但是,国外读者对这些史实十分陌生。对于缺乏基础知识的读者而言,一部以通常的尺度撰写而成的描述性历史,很难将澳大利亚历史解释清楚。提及姓名的做法对那些闻所未闻的读者来说,也是毫无帮助。因此,我尽量避免以上做法,努力勾勒出粗线条的历史画卷,以历史特点统领历史细节。

这种方法本身很难做到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专家们会仔细研读本书文本,找寻是否谈及他们认为值得关注之处。那些强烈支持特定事业者,会从书中对所涉事业的关注程度,推断出作者的赞同指数。这种基于花费笔墨程度的推断无可厚非,我意识到所强调的内容的确表明了我本人的理解定式和倾向性。然而,我的目的是要阐释这些历史事实在国家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以及它们继续引起讨论的原因。我力图将澳大利亚历史作为更大范围的历史的一部分进行考察,将澳大利亚历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进行比较。其意图就是为以下的国外读者提供服务:他们也许看过一部澳大利亚电影,或者在电视上一瞥澳大利亚的自然历史,但发现时事报道中不太谈及这些方面。在写作过程中,我考虑的读者对象是:那些接触到澳大利亚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但却发现很难破解其中相互关联的逻辑关系的访客。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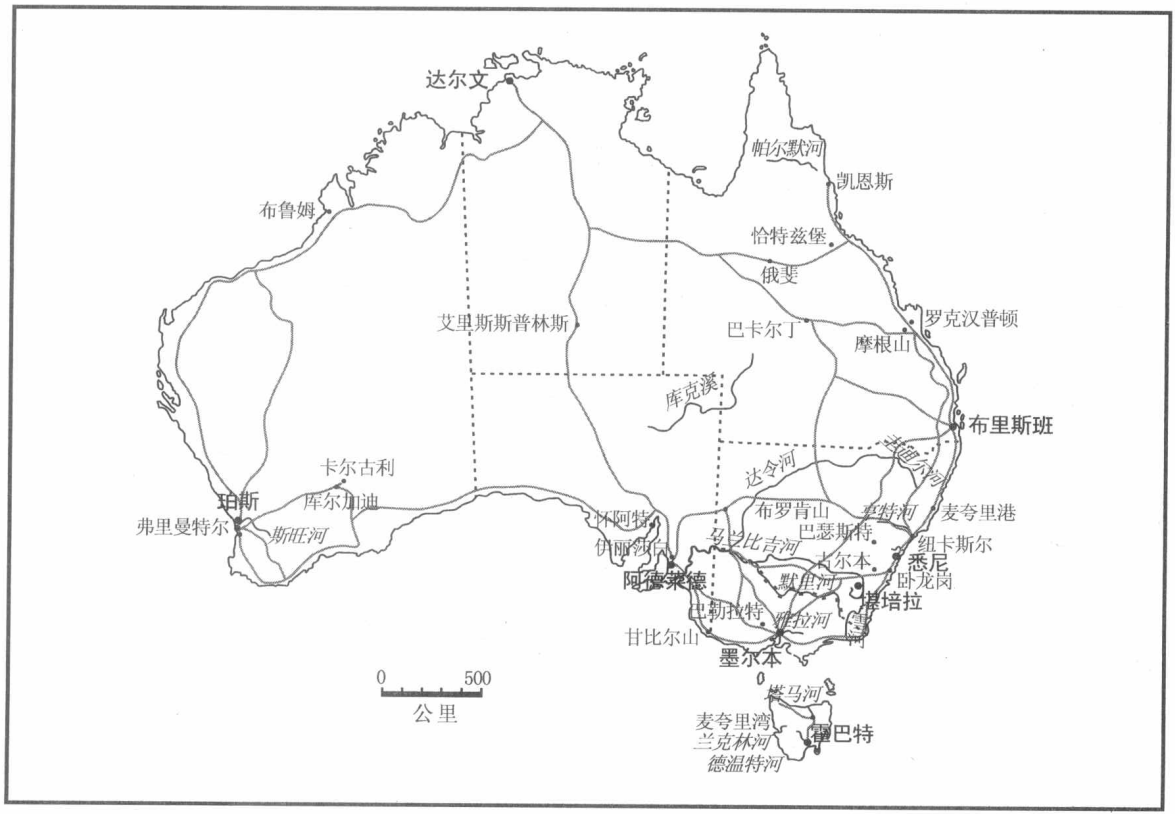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希望本书能够将他们的所闻所见与更加系统的历史来源融汇在一起。

我将本书的第一版献给我的两个女儿，她们生于英国，长在澳大利亚，目前分别居住在墨尔本和温哥华，总是让她们的父亲显得学究气十足，同时以她们自己的兴趣和关注发号施令。在当时和之后，我的夫人玛莎(Matha)使我对这样的意见交流及澳大利亚史以外的问题有了更好的理解。

斯图亚特·麦金泰尔(Stuart Macintyre)

2008年9月



地图 1.1：澳大利亚：主要河流和城镇

目录 Contents

致谢 / 1

第一章　肇始之初 / 1

第二章　新来者（约 1600—1792 年）/ 15

第三章　强制时期（1793—1821 年）/ 32

第四章　刑释年代（1822—1850 年）/ 48

第五章　进步时代（1851—1888 年）/ 78

第六章　民族重建（1889—1913 年）/ 112

第七章　国家牺牲（1914—1945 年）/ 144

第八章　黄金时代（1946—1974 年）/ 182

第九章　重建澳大利亚（1975—2004 年）/ 220

第十章　未来之路 / 271

引文资料来源 / 278

文献导读 / 308

索引 / 330

后记 / 353

插图列表

图版

2.1　土著人在独木舟中 / 22

2.2 土著女人 / 23

2.3 库克船长升天图 / 25

3.1 两位土著勇士 / 36

3.2 朗姆酒暴动 / 41

3.3 卡林盖人邦加里 / 44

4.1 边境上的暴力冲突 / 57

4.2 副总督乔治·亚瑟向土著宣布的禁令 / 58

4.3 乔治·罗宾逊安抚范迪门地的土著人 / 59

4.4 1839 年悉尼的土著人 / 61

4.5 殖民拯救 / 68

4.6 殖民地的世外桃源 / 69

5.1 一群淘金者 / 80

5.2 土著人的仪式 / 98

5.3 剪毛工 / 99

5.4 家庭新闻 / 103

5.5 1880 年墨尔本博览会建筑 / 108

6.1 海员罢工 / 114

6.2 丛林诗人亨利·劳森 / 117

6.3 埃德蒙·巴顿和阿尔弗雷德·迪金 / 127

6.4 本地商标 / 136

7.1 比利·休斯 / 156

7.2 大萧条时期的简易住处 / 165

7.3 1938 年土著人的悼念日 / 172

7.4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约翰·柯廷 / 176

7.5 科科达小道 / 177

8.1 1949 年的波内基拉移民接待中心 / 186

8.2 本·奇夫利、克莱门特·艾德礼与 H.V.伊瓦特 / 187

8.3 罗伯特·孟席斯向伊丽莎白女王献词 / 194

8.4 1954 年苏联官员保护下的叶夫多基娅·彼得罗娃 / 197

8.5 取得成功的超级市场 / 201

8.6 1956 年悉尼的青少年 / 204

8.7 北部地区的土著儿童 / 207

8.8 冲浪救生员 / 208

8.9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和哈罗德·霍尔特 / 209

9.1 马尔科姆·弗雷泽 / 221

9.2 鲍勃·霍克 / 223

9.3 保罗·基廷在 1996 年竞选活动中 / 234

9.4 码头工潮 / 240

9.5 落水的孩子 / 250

9.6 保护富兰克林河 / 256

9.7 航空公司的土著装饰 / 259

9.8 约翰·霍华德 2001 年的演讲 / 264

地图

1.1 澳大利亚：主要河流和城镇 / 4

1.2 巽他和塞胡尔 / 6

1.3 历史上澳洲土著群体的分布情况 / 11

2.1 澳大利亚及所在地区 / 20

4.1 陆地探险 / 51

5.1 各州与地区的边界划分图 / 87

第一章　肇始之初

关于澳大利亚何时以及如何开始出现的问题，其中一个答案祖祖辈辈都在学校里向学童讲授，见诸文学艺术、回忆录和种种周年庆典之中：即澳大利亚历史始于18世纪末。在欧洲对南方大洋数世纪之久的航行探险之后，英国海军上尉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于1770年航行到东海岸线，将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以英国君主的名义宣布拥有该地。之后不到20年，英国政府派出一支远航船队到新南威尔士，建立殖民地。1788年1月26日，船队司令官亚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开始建立对东部地区的统治。上千名军官士兵、文职官员和流放犯搭乘首航船队的11艘船在悉尼海湾下锚登岸，打下根基。此后的契约移民和自由移民前往大陆的各个地方，探险、定居、占有和征服。

这是一个有关“努力号”唤醒沉睡大地的历史叙述。“努力号”是库克所驾坚固帆船的名字，也反映了手下船员的秉性。编年史家记载了首航船队运送的人员卸下物品、在悉尼湾树木丛生的坡地上清理出场地和建立第一个定居点的过程。在他们的笔下，文明时代到来了：英国钢铁制成的斧子落在南半球桉树上的声响，打破了原始荒野的沉静。

这些新来者带来了牲畜、植物和工具，也带来了思想宝库，其来源为启蒙运动的客观理性和相应的对于人类能力的信念、固有道德观、基督教福音主义的严峻使命和对市场的强烈渴望。这样的思想和行为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欧洲确立了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支配权。这样的成就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学、资源学、航海学、贸易学、生物学、动物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方面的认识和知识。

历史学为控制和支配客观世界、理解和操纵人类事件提供了新的推动力。对于地理和编年史、空间和时间在客观上的确定性和可衡量性的新认识，促使历史学成为独立于当事人观点之外的一门知识。同时，历史学揭示了持续不断的改善和进步的进程，为新旧交替提供了合法依据。因此，澳大利亚历史构成了英国、欧洲和整个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篇章。

这种历史语境下的澳大利亚开端，十分强调澳洲大陆的奇异之处。这里的动植物，甚至于人类居民都将传统的分类学逼向窘境：这些物种既是古老的，也是新生的。单孔目动物和有袋动物这些温血类动物通过产蛋或育儿袋生殖繁衍，似乎是有胎盘哺乳动物的原始先祖，同时也是大自然的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新南威尔士早期的一位法官和民谣诗人巴伦·菲尔德(Barron Field)写道：

> 袋鼠啊，袋鼠！
> 澳洲自有的精神！
> 从原始的荒芜之中，
> 历经失败而重振。
> 地球第五大陆的创造，
> 就此得到验证，
> 这更像是一种再生……

根据这种历史记述，新南威尔士(其前身为新荷兰)的特别之处，由于与帝国命运相联系而遭到弱化。殖民史的写作，是从英国和欧洲的殖民成就之上落笔的。在那些大英帝国最早的殖民者粗陋的即兴创作作品背后，是对制度、习俗和期望的承袭。1803 年，一个海军军官在南部海湾的一座荒沙山上，看到一批流放犯拖拉一辆大车，车轴没入沙中。他

不禁自得其乐，看到了："又一个罗马，从一伙武装了的和技艺高强的……强盗联合中诞生。"

这个定居点被废弃，军官们后来返回英国，但其他人留了下来，重新确定其期望所在。这些幻想家并不仅仅是将澳大利亚看作是英国的翻版，而是视为全新的再造。他们认为澳洲大陆广袤的内陆提供了摒弃旧大陆的贫困罪恶和阶级特权的机会。随着19世纪中叶由罪犯流放地过渡到自由定居地和自治社会，关注的重点也由殖民模仿转向民族实验。同时，淘金潮的兴起、土地问题的解决和城市的发展，使得人们的心境由依附转为自足，历史研究也由对帝国遗产的发掘转向对自身发现的探究。

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思潮主张将澳大利亚与英国和欧洲相区别。然后，当最后的帝国纽带切断之后，那种讨论有关母国和殖民地宗主关系的谈论，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取而代之的，是澳大利亚作为全世界移民目的地的观念。这个观念支持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形成的多元文化立场，进一步削弱了1788年殖民地创建的意义。

对起源的淡化，使得澳大利亚历史变为一部包含旅途和抵达之类经历的记述，为所有澳大利亚人所熟知，这种情况延续至今。但是，这种淡化处理的权宜色彩过于浓厚。它未能满足情感归属方面的需要，只留下未经抚慰的痛苦心灵。这种无根的、只有奇异而无深度的情感，使得将人民与土地连接在一起的民族的过去加以整合的愿望受挫。最初的侵占，根绝了寻求土著文化归属感的期望。一部殖民化的历史则让位于入侵的记述。

到20世纪末，坚持澳洲本是一片无主土地的杜撰之说再无可能。这种说法称直到1788年英国人定居为止，澳洲是无人居住的，缺乏法律、政府或历史的地方。这样，澳大利亚的另一个开端已经显而易见。澳洲大陆，或更古老的塞胡尔地块，是一片更大的大陆，北面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连接，包括今天的塔斯马尼亚岛在内。这里是经过数万年演进的生活方式存在之处。这部大大向前延伸的澳洲历史，已获得越来

越多的认可，反映了20世纪末的认知能力。它展示了社会组织、社会生态实践、语言、艺术形式和精神上对伟大丰富的古典文化的信仰。通过接纳土著人的过去，非土著的澳大利亚人将自己与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

不过，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出于和解与和谐的愿望，而是由于受到了土著人在澳大利亚存在的挑战。与这部更久远历史被重新发现的同时，土著组织和文化出现复兴。两者之间相互促进，但推动力各异。对于土著人和托雷斯海峡一带的岛民来说，欧洲人的入侵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件，对其生活方式、健康、福祉和身份都造成了持久的后果。但他们的故事也是有关幸存的故事，只是通过他们的坚持和努力，习俗、故事和歌谣得以幸存。而当宣扬其文化引起对其幸存和权益的关注之时，土著人不愿意将文化控制权拱手交出。

对于非土著学者，甚至对那些最认同土著文化的非土著学者而言，他们有必要在其研究中寻找新的术语。人类学家不再能够仅仅入住一个当地社区，观察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和记载其言谈，接着便成为其代言人。考古学家不再能够在不考虑土著人情感的情况下随意发掘遗址。博物馆则不得不放弃收藏土著手工制品和遗骸。即使研究者将土著人在澳洲的存在时间大大推前，他们也被迫接受这些限制。这一种澳大利亚历史并不是将1788年作为开端，而是将距今至少5万年或6万年作为开端。但是，这种提法立即引起更大的争议，变化得更快，面临的压力也更大。

5 引起争议的原因，并非仅仅是文化所有权问题，而且也是在思想上和情感上的挑战。即使人们可以挪用其他文化，但他们是否能够了解这些文化呢？原有的历史研究称土著人是一种悲剧性的和令人厌烦的存在，是进步法则的牺牲品。拉丁语中的“*Ab origines*”一词的本意是原住民。尽管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试图寻找更确切的名称来称呼他们，但土著人一词延续至今的事实就证明了土著人长期存在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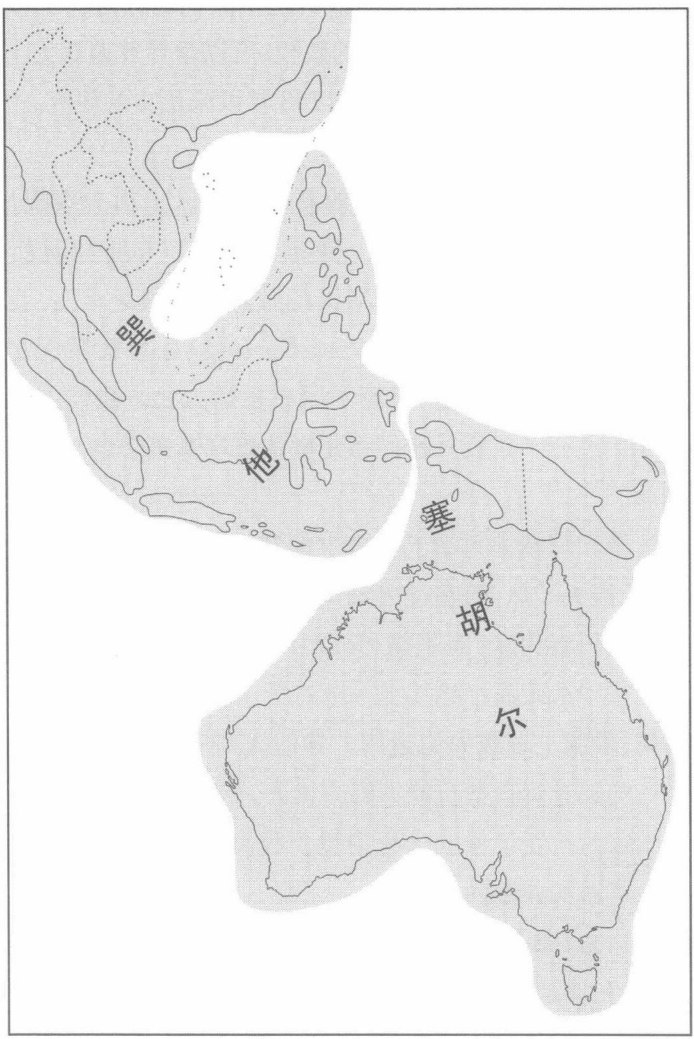
因此，土著人生活方式的碎片被拼装出来，放进史前史的拼图之中。这个拼图由在思维程度和行为能力处于不同阶段的民族谱系构

成。土著传统对史前史产生了影响，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但因为这个传统缺乏文字记载、编年史和有效的政权，所以学界普遍认为土著人没有自身的历史。这种观点贯穿于对1788年以来历史的研究，土著人并不是历史研究的对象。

目前，学界有关澳大利亚历史的新观点对以上历史观提出质疑。1992年，澳大利亚最高法院裁定：英国政府在宣布主权时所使用的“无主土地”的概念，“基于对土著居民的歧视性诋毁之上”。在6个月之后，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eting)对土著听众发表讲话说：“我们拿走了传统的土地，破坏了原有生活方式。我们带来了疾病和酒精。我们进行了杀戮。我们将儿童从母亲身边带走。我们实行了歧视和排斥。”

基廷出于和解精神列举了历史上的错误，坚称：“承认历史真相勿须恐惧，也无损失。”然而，在过去几年里，基廷所说的每一点都受到了挑战。他的继任者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拒绝了和解委员会提出的建议。霍华德政府拒绝接受一项对于土著儿童被带离其父母的官方调查结果，限制土著权力的运用。其他人则坚持认为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是一些缺乏真正抵抗能力的原始人，英国在澳洲的殖民行动“是所有欧洲国家对抗新世界的过程中暴力程度最低的一次”。而民族起源问题从未遭遇如此激烈的挑战。

科学家认为，今天的岛状澳洲大陆曾是巨大的超级大陆——泛古陆的一部分，在遥远的过去发生分离断裂。起初，北面的劳亚古大陆与南面的冈瓦纳大陆分开。之后，今天的印度、非洲、南美洲和新西兰从冈瓦纳大陆中分离出来，向北漂移。此后，大约在5 000万年之前，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也从冈瓦纳大陆中分离出来，最后在从印度支那延伸到帝汶的链状岛屿前停了下来。尽管海平面随着气候的热冷周期而出现涨落，这个巨大的地块始终为海水环绕。今天将东南亚与澳大利亚西部海岸分隔开来的纵深海峡曾数度变窄到100公里，但从未合拢过。大海一直将包含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新几内亚的塞胡尔大陆与包含马来亚、苏门答腊、婆罗洲和爪哇的巽他大陆分开。这条分割线



地图 1.2：巽他和塞胡尔

被称为华莱士线。19 世纪之后，科学家确认这是一条动物学上的永久分割线，一边是欧亚物种，另一边是澳洲和新几内亚物种。

这样，澳洲处于地理上的隔绝状态，但在地质上却又十分稳定。这里很少发生地块碰撞和折叠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其他大陆十分常见，形成了高山和深谷。同时，澳洲大陆受冰河作用的影响轻微，火山活动很少，其地块更为古老、平坦，矿藏丰富且埋藏较浅。气候及侵蚀作用使

得土壤十分贫瘠。种类繁多的动植物必须进行调整，以适应于重大的气候变化，并在这个环境里进化和繁衍。雨林地区不断扩大和收缩，内陆湖泊也时常充盈和干涸，食肉动物的生存时间则要短于食草动物。

到最后一次冰河期在约1万年前结束之时，目前的海岸线形成了。澳洲大陆从北部热带地区到南部较高纬度地区的距离为3 700公里，从东到西为4 400公里。大部分地区是干旱贫瘠的平原，山区的大量降水向下流入东部沿海地区，再流入太平洋。与其他大陆相比，澳洲大陆的降水频率最低、降水的可靠性也最低。科学家最近发现了厄尔尼诺周期指数，用于测量气候现象。当从东面吹过太平洋的信风停息之时，南美洲海岸海水表面温暖海水汇聚，给美洲带来猛烈的风暴；太平洋这一边的情况正相反，澳洲沿岸海水温度下降，减弱了水分蒸发和云系形成，造成澳大利亚东部持久的干旱。厄尔尼诺现象的周期为2－8年，气象学家已经从气象记录上将这个现象追溯到19世纪初。厄尔尼诺现象存在时间也可能更加久远，对澳洲环境的进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然历史学家对这种单一环境中的丰富多样性大为惊异，从中发现了绝妙的拟人现象。最能适应这种环境的植物把根扎得很深以吸取水分，叶面狭窄、树皮很厚，减少蒸发量和液体的丧失；撒下的植物种子能在干燥的土壤上存活很长时间，发芽生长。这些植物在补充营养方面要求不高，但是繁衍能力却很强。其中的一些植物，比如桉树能在烈日下散发一种蓝雾，通过主动的方式向地面喷洒助燃物质，烧死其他植物和刺激自身的繁衍，从中获得环境的帮助。在史前的澳洲，这片广袤、沉睡的大陆演变为一个表演场，桉树以激扰起强烈的气旋来庆祝胜利。

这样的大火由于闪电和其他自然原因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次，后来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人类。人掌握了对火的控制，以获取保护、热量、光亮和能量。家用炉灶成为人类社会的处所和象征。塞胡尔西北海岸升起的条条烟柱很有可能吸引了異他走投无路的岛民，他们渡过中间的大海。我们不知道渡海的时间、原因或方式。这些人也许是划着竹筏抵达对岸，当时的人口压力很大，而且帝汶海的海平面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